

第一辑 马鸣风萧萧

红玛瑙

——一九六〇年十一月五日至七日的日记摘录

汽车轻快地奔驰着，驶过甘泉，驶过崂山，驶近延安。……这时间，对于像我这样，认为自己真正的生命是在延安开始的人来说，面前这一切都引起多少回忆啊！正这样想时，忽然，车窗外，墙壁上闪现出一行朱红大字：

地球是颗红玛瑙，

我爱怎雕就怎雕。

这诗句像通明的火光，一下照亮了我的眼睛。急忙往下看时，墙壁却一阵风一样一闪而过。车子又轻快地歌唱着向前飞驰了。尽管黄昏的阴影，已悄悄笼罩了陕北黄土高原，和一川碎石大如斗的河床，同车人还是把脸凑到车窗上，谁也不肯放弃对于延安最初的一瞥。这时间，那两句诗在我脑海中已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。一颗晶莹、透明的红玛

瑙，愈来愈胀大，愈来愈光亮，这不正是我所走过来的和我正在经历的整个一个新世界吗？它，像鲜红的朝阳，使我欣快，使我感奋。仿佛我自己的全身也都被照透照红了。但是我的思路被身边一片喊声所打断，“杜甫川！”“七里铺！”就像当年每一次从前方回来，走到这里，闻到扑鼻的炊烟一样，这是一些多么响亮而又亲切的名字呀！我们已经到了延安了。我还记得当我还是二十岁刚出头的青年时，带着两肩尘土，一颗真心，踏破黄河两岸的冰雪，在这崎岖的小路上，第一眼看到延安，那一刹那间，我的眼睛充满了泪水。那是从黑暗中，第一次看到黎明的幸福的眼泪呀！是的，我们的庄严的、战斗的道路从这儿开始了。在那以后的一段时间内，我们在冰封雪冻的进军中叨念着它，我们在胜利欢腾的狂热中高唱着它。在困难中，它鼓舞我们战胜困难，在欢乐中，它要我们看望更欢乐的明天。我们念着它，去涤荡大地上的污垢；我们念着它，为一个光明灿烂的新世界开辟路程。现在，当我再来到它面前时，我将告诉它一些什么呢？……这时，一片明光闪烁，仔细看时，原来是电灯熠熠放明。回想从前延安夜景，从那一排一排、错落不齐的窑洞里透出来的千万灯火，像繁星一般迷人。而现今，这雪亮的电光真是一派新气象了。我从汽车里面跳出来，是多么急于想看一眼延安的新面貌呀！但，这深秋之夜，却像一道幕布一样把延安遮住。我想它是想在突然之间，给我一个崭新的印象吧！

早晨，我爬上山顶。这时，朝阳有如万道霞光，把眼前一切染上一层淡淡的红色。看，延河！那亮晶晶的蜿蜒的延河。看，那不是清凉山！而那高耸空中的宝塔，依然像一个守卫者，欣然看着这一个明朗的早晨。这时，各种嘹亮的声音，从我记忆深处升起：——这是那悲壮而又庄严的历史年代的声音呀！千千万万人的脚步，从全国各地聚集，从这古城中的石板路上响过去，从城门外那尘土飞扬的道路上响过去。我记得，一个黄昏，北门外路边上，一圈大影，一盏马灯，毛主席在跟青

年人讲话呢。我记得，当时青年人的脸，都像早霞一样明亮，在读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于革命真理的新书。我记得人们高唱“黄河之滨，集合着一群，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”，在自由的灵魂里点燃起真理的火焰。而后，歌声从这儿冲破滚滚尘砂，飞过黄河，飞过长江，战火闪烁，战鼓雷鸣，人们用自己的鲜血与生命，染红了我们那英雄战斗的年代。可是，透过一切轰鸣，你仔细听一听，你会听到一种最优美的声音，那是一片雪白的羊群后面，一个头扎羊肚毛巾，身披半截老羊皮，有着红彤彤面孔、亮晶晶眼睛的陕北青年的声音，他把鞭子甩得噼啪一响，放开喉咙高唱：“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，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……”这是令人心醉的歌声，它给我们无比清新的快感。而后，在这宏伟的大时代的合唱之上，响彻了“东方红，太阳升”的歌声。这是黎明的歌声，这是延安的歌声。现在，阳光把一个新延安照得如此光明温暖，让我带着这记忆之中最最优美的歌声，进入这瞻仰革命圣地的旅程。

也许住过杨家岭的人，想问一问你住过的窑洞还在不在？也许到过枣园的人，想问一问今年梨树的收成？延河还那样清澈？谷穗还那样金黄？西红柿怎么样？波斯菊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去看看我们赶着毛驴去驮水的那条小径呢？我可以回答：延安变得更年轻了，延安现在是多么整洁的一个城市。从南市场到北门外贯穿着两条大马路，一座大桥联结着去东关和去杨家岭的道路。我可以数说：勘探的钻塔，工厂的烟囱，学校的校舍，桥儿沟的拖拉机站和柳林公社的秋收。深秋季节，早晨地面上已敷了一层薄霜，晌午太阳却又那样热烘烘的。当我在凤凰山、杨家岭、王家坪和枣园走着、看着、想着的时候，站在河岸上，听着延河缓缓低吟，穿过城中石坊，走向毛主席故居的小路，那一个庄严而壮丽的大时代便又回到我的眼前来了。是的，我们在这儿过过最美好的生活。在这些纪念馆里，我看到了陕北工农红军战斗的长矛和南泥湾开荒用的锄头，有纺车，有镰刀，有扁担，有白色原木钉制的办公桌

椅，有马兰纸印的报刊文件，我像看到了最亲的亲人，这一切都在散发着当年生活的芬芳。这是开天辟地、创造新世界的生活。世界上难道还有什么比这更激动人心的生活吗？中国人民从战争炮火中，推山倒海地站立起来了，在黎明晨光中，带着血迹与征尘前进了。现在，当我们生活在充满着光明、洋溢着欢乐的社会主义社会之中，回想一下，那时，我们穿着灰粗布军衣，束着皮带，穿着草鞋，但我们的眼睛是多亮啊！在凤凰山、杨家岭，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，我感到特别的亲切，因为我还深刻地记得，当时，在这儿见到毛主席的情景，特别是他谈着话，有时微笑，有时深思的面容。而我知道，就是在这静静的窑洞里，纸窗下，木桌上，毛主席度过了多少可珍贵的日夜。那是艰辛而又充满希望的日夜，他经常深夜不寝，等候着黄河两岸、大江南北来的战报。而当他把工作布置停当后，他又以多么欣悦的心情，迎接着每一个新的黎明。我有多少次从他住的山脚下走过，望着他窑洞窗上的灯火，立刻得到了无穷的力量、无限的鼓舞。是在这里，他宣布：“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，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。”

今天，当我在延安——这温暖的土地上走着时，眼泪又一次溢满我的眼眶。这一草一木，哪怕是一朵金黄的野花，都萦回着多少革命的、战斗的情怀呀！但，那真是令人永远振奋的年代：敌人要把中国革命陷于绝境，而我们用自己双手创造新生。滔滔黄河流不尽，漫天黄沙匝地来，而盈盈的春意在那时开始了。

那是一九四二年大生产运动的春天。我记得，延河里还漂着冰凌，可是你站在延河岸上向四处望一望吧！各处山巅上都在放荒火，白天青烟弥漫，夜晚红影憧憧。只要回想一下，我的心还是忍不住激动。那是一场大战的前夜，不过那是人向大自然开战。到处一片紧张、忙碌。丈量了荒地，运来了工具，选好了籽种。到深夜，窑洞前的山径上，人们还提着马灯，走来走去。有一夜，落了几星春雨，隐隐响了两下雷声，泥

土的气息弥漫空中。次日，天刚放明，满山满谷，晨雾迷蒙。每个人都把准备好的锄头扛在肩膀，爬上高山。向高山之巅望去，各个雾气笼罩的山峦上，都是一行一行的黑人影，这里那里，一下都响起“开荒啊开荒”的歌声，这是党发了号令，谁也不肯落在后面，奋力扬起锄头。

由于敌人封锁，那一年的冬天，我们没有穿上新的棉衣，每个人膝头肩顶都补着补丁。我们的伙食也相当困难，一盘洋芋汤上漂着几点油花。但我们是那样欢乐，到处是发亮的汗珠，到处是发光的笑脸，整个延安充满用自己劳力创造财富的革命精神。像我这样生长在城市的知识分子，手掌磨出茧，汗水透衣衫，但我第一次尝受到劳动的光荣，劳动的喜悦。就这样，延河里的水好像流得更畅亮了，蓝天上的太阳好像更温暖了。春风吹绽了深谷中的桃花、杏花、梨花、鲜红的野百合花、淡紫的马兰花。我们每早起来都先望一望我们的耕地。而后，碧绿的田野代替了荒山，多美丽呀，那是我们亲手织出的大地的花毯呀！这时，心中有说不出的舒畅。这一回，当我在又一个大时代，崭新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大时代里来到这儿，我走着，沉思着，“延安风格万岁”这几个字从我心灵中涌现出来。这时我想到的，就是那开天辟地的风格，敢于从困难中打开胜利道路的风格，用自己双手创造新世界的风格。只要回想一下，今天我们社会主义的每一点光明，不是从那时开辟出来的吗？

让延河日夜不息地歌唱吧！我们喝过延河水的人分布全国四面八方，我们就像吃过母亲的乳汁一样，忘不了延河的声响。延河的歌是美丽的，但也是雄伟的。你看那春天的涓涓溪流，一到夏天，山洪暴发，它就白浪滔滔，直泻千里，奔向黄河，奔向大海。延河就这样从遥远的历史深处奔流到今天。

今天的延安已经是一个新的延安了，但又是一个保存着优良传统的延安。人们还记得出席一九四二年陕甘宁边区群英会的申长林吧？他已经六十八岁了，但二十年如一日，他一直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

上，党的事业第一线上。今天，如果你到蟠龙去，你还会遇到申长林同志揽着生产队的羊群在行进呢。到现在，延安一些干部，还保持着勤俭持家的作风。常常把小行李卷一背，就下乡了。开完会如已夜深，把袄子一裹就在老乡家睡了。手里拎着根木棍，不管荒山野岭，拿起脚就走了。遇事跟群众商量，一蹲下去就是几月。还是一身棉袄，打上几块补丁，穿上几个冬天。现在，就让我们就近到杜甫川和少陵川之间的柳林去看望看望吧！

人们该还记得，就是出名的刘建章南区合作社所在地的柳林。在当年合作社作仓库使用的一孔大石窑里，如今是柳林公社柳林生产队的办公室。同志们生了一盆炭火，炒了一锅南瓜子。我们就围桌而坐听李有华同志谈了一段经历。他是延安地区头一批走合作化道路的一个。他还跟人们在延安时所见的农民干部一样，戴着一顶旧蓝布棉帽，脖颈间围绕一条白羊肚毛巾，他告诉我说：

“我家在横山，从小就是一个给人家揽活儿的人。工农红军到横山，我成了赤卫队员。后来白匪反攻，那些逃亡到榆林城的地主老财又赶回来收地、倒算，折腾得穷人一点活路也没有。后来我到延安来寻红军，才到了柳林。一看这里能安置，正月里回去引下婆姨娃娃，六口人背一堆烂铺盖，来柳林揽长工。一九四三年，毛主席号召‘组织起来’。刘建章叫我搞变工，我说没农具，他答应合作社帮添农具，我组织了九户横山来的移民，一人两只手一把镢头，没有田地就开荒……”

真是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，从那时李有华的九户变工队，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道路，柳林公社现在在我们面前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。正像延安人跟我说的：“你该还记得从前那烂袄袄、皮裤裤的年月吧！那年月一个劳动人民一辈子能买起几丈布？到三边去驮盐的人，晃荡着一杆鞭子，不都穿着白板皮裤吗？现在，你到农村里看看，到处干干净净，哪一个队员不是新布棉裤棉袄，妇女剪了头发，穿着花布袄，哪家

炕上不堆着花花被子，咱们的大生活变了，精神面貌也变了。”

这是一个响晴天。我们从山岭上看了托儿所下来，转过小河那边。生产队的牲口棚里静悄悄的，前面那大场院上，却一片马嘶人叫，队员们正赶着打场呢！坪场里面这堆金黄的小山，是谷子；那堆焦黑的丘岭，是荞麦，红的高粱，白马牙玉茭，扬着风，一阵阵烟雾腾腾，马蹄嗒嗒响，石碾子咕噜噜转着跑，人脸晒红了，汗珠在眉峰上闪光，灰尘披满衣衫，声音却分外欢畅、洪亮。给暖洋洋的日光一蒸发，空气中弥漫着新粮食的香味。正在这时，我转过身，真使我惊喜万分，就在场院一边的土墙上，我又看见那火热的诗句，而且这一回，我看到了整首诗：

地球是颗红玛瑙，
我爱怎雕就怎雕，
按着毛主席的好图样，
驯服山河建天堂。

这时，就像电炬一下照明了面前的大道，突然，像浮雕一样把我重来延安的全部思想、感情都刻画出来了。是的，正是在这里，正是在那庄严、艰巨的时代，我们的党，我们的毛主席就一步一步地雕着这一个晶莹、透明、通红、发光的红玛瑙的新世界了。而为了塑造这一个新世界，首先就雕塑了一批又一批能创造新世界的人。他们给共产主义思想阳光照耀后，像血一样鲜红，像火一样明亮，他们的灵魂，像红玛瑙一样坚固、纯洁、闪光。而这一切不正象征着我们整个中国革命、战斗的形象吗？

就在这天夜晚，我正对秋高气爽的夜空凝视，忽然，宝塔山上的宝塔，像一串珍珠、一簇璎珞一样亮了起来，这简直是梦幻世界啊！当年，我看夕照，看曙色，看月光映出这宝塔，现在电灯却把它装扮得如此美

丽。我不禁进入沉思：“……如果说一个革命者，当他获得革命真理时才获得了真正的生命，那么，延安，在多少人心灵上点燃起那最初的一点火焰啊！而这火焰，从此便在你生活中永远熠熠闪光了……”就在这个黎明之前，延安山城还沉在宁静的安眠之中，我又坐在汽车上登程了。又一次向延安敬礼告别。想到不知何时再来，心中说不出的依恋不舍。车轻快地奔驰着、奔驰着。我心中自言自语地勉励着自己：“让延安这个灯塔永远在我记忆中闪光吧！要创造一个红玛瑙一样鲜红、通明的新世界，那就先努力把自己锻炼成为永远鲜红、通明的红玛瑙一样的人吧！”这时严霜在地，晨寒袭人。高原、山岭、河川、树林都还朦朦胧胧。这时我两眼注视着前方，前方无限辽远的地平线上突然出现了小小一点光亮，开始像一枚金红色小片，但随即扩大了，展开了，像火一样燃烧起来。我再向四周看时，不觉之间，黑夜已为晨光所代替，而新的一天就这样诞生、开始了。

日出

登高山看日出，这是从幼小时起，就对我富有魅力的一件事。

落日有落日的妙处，古代诗人在这方面留下不少优美的诗句，如像“大漠孤烟直，长河落日圆”“落日照大旗，马鸣风萧萧”，可是再好，总不免有萧瑟之感。不如攀上奇峰陡壁，或是站在大海岩头，面对着弥漫的云天，在一瞬时间内，观察那伟大诞生的景象，看火、热、生命、光明怎样一起来到人间。但很长很长时间，我却没有机缘看日出，而只能从书本上去欣赏。

海涅在《哈尔茨山游记》中曾记叙从布罗肯高峰看日出的情景：

我们一言不语地观看，那绯红的小球在天边升起，一片冬意朦胧的光照扩展开了，群山像是浮在一片白浪的海中，只有山尖分明突出，使人以为是站在一座小山丘上。在洪水泛滥的平原中间，只是这里或那里露出来一块块干的土壤。

善于观察大自然风貌的屠格涅夫，对于俄罗斯原野上的日出，作过精彩的描绘：

……朝阳初升时，并未卷起一天火云，它的四周是一片浅玫瑰色的晨曦。太阳，并不厉害，不像在令人窒息的干旱的日子里那么炽热，也不是在暴风雨之前的那种暗紫色，却带着一种明亮而柔和的光芒，从一片狭长的云层后面隐隐地浮起来，露了露面，然后又躲进它周围淡淡的紫雾里去了。在舒展着云层的最高处的两边闪烁得有如一条条发亮的小蛇，亮得像擦得耀眼的银器。可是，瞧！那跳跃的光柱又向前移动了，带着一种肃穆的欢悦，向上飞似的拥出了一轮朝日……

可是，太阳的初升，正如生活中的新事物一样，在它最初萌芽的瞬息，却不易被人看到。看到它，要登得高，望得远，要有一种敏锐的视觉。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，看日出的机会，曾经好几次降临到我的头上，而且眼看就要实现了。

一次是在印度。我们从德里经孟买、海德拉巴、帮格罗、科钦，到翠泛顿。然后沿着椰林密布的道路，乘三小时汽车，到了印度最南端的科摩林海角。这是出名的看日出的胜地。因为从这里到南极，就是一望无际的、碧绿的海洋，中间再没有一片陆地。因此这海角成为迎接太阳的第一位使者。人们不难想象，那雄浑的天穹，苍茫的大海，从黎明前的沉沉暗夜里升起第一线曙光，燃起第一支火炬，这该是何等壮观。我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看日出。可是听了一夜海涛，凌晨起来，一层灰蒙蒙的云雾却遮住了东方。这时，拂拂的海风吹着我们的衣襟，一卷一卷浪花拍到我们的脚下，发出柔和的音响，好像在为我们惋惜。

还有一次是登黄山。这里也确实是一个看日出的优胜之地。因为

黄山狮子林，峰顶高峻。可惜人们没有那么好的目力，否则从这儿俯瞰江浙，一直到海上，当是历历可数。这种地势，只要看看黄山泉水，怎样像一条无羁的白龙，直泻新安江、富春江，而经钱塘入海，就很显然了。我到了黄山，开始登山时，鸟语花香，天气晴朗，收听气象广播，也说二三日内无变化。谁知结果却遭到了徐霞客一样的遭遇：“浓雾迷漫，抵狮子林，风愈大，雾愈厚……雨大至……”只听了一夜风声雨声，至于日出当然没有看成。

但是，我却看到了一次最雄伟、最瑰丽的日出景象。不过，那既不是在高山之巅，也不是在大海之滨，而是从国外向祖国飞行的飞机飞临的万仞高空上。现在想起，我还不能不为那奇幻的景色而惊异。是在我没有一点准备、一丝预料时刻，宇宙便把它那无与伦比的光华、丰采，全部展现在我的眼前了。当飞机起飞时，下面还是黑沉沉的浓夜，上空却已游动着一线微明，它如同一条狭窄的暗红色长带，带子的上面露出一片清冷的淡蓝色晨曦，晨曦上面高悬着一颗明亮的启明星。飞机不断向上飞翔，愈升愈高，也不知穿过多少云层，远远抛开那黑沉沉的地面。飞机好像惟恐惊醒机座上人们的安眠，马达声特别轻柔，两翼非常平稳。我一直守着舷窗，注视外边的变幻，这时间，那条红带，却慢慢在扩大，像一片红云了，像一片红海了。暗红色的光发亮了，它向天穹上展开，把夜空愈抬愈远，而且把它们映红了。下面呢？却还像苍莽的大陆一样，黑色无边。这是晨光与黑夜交替的时刻；这是即将过去的世界与即将到来的世界交替的时刻。你乍看上去，黑夜还似乎强大无边，可是一转眼，清冷的晨曦变为磁蓝色的光芒。原来的红海上簇拥出一堆堆墨蓝色云霞。一个奇迹就在这时诞生了。突然间从墨蓝色云霞里矗起一道细细的抛物线，这线红得透亮，闪着金光，如同沸腾的熔液一下抛溅上去，然后像一支火箭一直向上冲，这时我才恍然大悟，原来这就是光明的白昼由夜空中迸射出来的一刹那。然后在几条墨蓝色云

霞的隙缝里闪出几个更红更亮的小片。开始我很惊奇,不知这是什么,再一看,几个小片冲破云霞,密接起来,融合起来,飞跃而出,原来是太阳出来了。它晶光耀眼,火一般鲜红,火一般强烈,不知不觉,所有暗影立刻都被它照明了。一眨眼工夫,我看见飞机的翅膀红了,窗玻璃红了,机舱座里第一个酣睡者的面孔红了。这时一切一切都宁静极了,宁静极了。整个宇宙就像刚诞生过婴儿的母亲一样温柔、安静,充满清新、幸福之感。再向下看,云层像灰色急流,在滚滚流开,好让光线投到大地上去,使整个世界大放光明。我靠在软椅上睡熟了。醒来时我们的飞机正平平稳稳,自由自在,向东方航行。黎明时刻的种种红色、灰色、黛色、蓝色,都不见了,只有上下天空,一碧万顷,空中的一些云朵,闪着银光,像小孩子的笑脸。这时,我忘掉了为这一次看到日出奇景而高兴,而喜悦,我却进入一种庄严的思索,我在体会着“我们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”这一句诗那最优美、最深刻的含意。

巍巍太行山

一九三九年春天，我从延安到太行山。山中绿荫扑面，万花飘香。当时，欧洲上空火药气味愈来愈浓；在我国华北战场，日寇的“扫荡”和我们的反“扫荡”频繁交替地进行，整个世界上，战争风暴一天紧似一天。没有多久，日本侵略军就向晋东南发动了一次大“扫荡”。我随同八路军总司令部，向峻峭的高峰和茂密的森林辗转行军。开始风和日暖，忽而大雨滂沱，山山岭岭都隐藏在黑灰色浓云密雾之中。漳河水猛烈暴涨，有如万马奔腾，挡住前进道路，后面逼上来的敌军隆隆炮声愈来愈近，形势万分紧急。一天下午，朱德总司令站在高高陡岸之上，漳河水在他面前像风雷怒吼。当时，从阴霾的西天上露出一线斜阳，正照在朱总司令的身上。他瞭望着，指点着，决定着作战行动。他那样从容镇定，给人一种泰山崩于前而不变色之感。第二天，云散日出，水位下降了些。队伍强渡漳河，在这里同滔天的浊浪展开搏斗。当我们渡河登岸，就看见总司令笑容满面站在那里，向每个人招手。漳河突破了，敌人合击扑了空。我们在总司令的领导下，迂回于绿森森的悬崖陡壁

之间，攀缘而上太行绝顶极峰。总司令有时走到山顶上，大家望着他的背影，受到莫大的鼓舞。就这样，我们到达太行山高峰上砖壁和烟里两个小村庄住下来。

在太行山顶上，朱总司令的住处是一间农民的小屋。在土炕上搭一块门板，床头摆一条炕桌，他借着窗口幽暗的光线，批文件、读书，马列主义的书总是摆在桌上。

朱总司令追求真理，孜孜不倦。从辛亥革命起，中国革命屡受挫折，总司令亲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。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把马列主义送到东方，他就决然抛弃了过去的生涯，走向锲而不舍探索真理的途程。他远涉重洋到了德国，在柏林，由周恩来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。从此，他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，从未停止对真理的进一步追求。在太行山，总司令拿一只小板凳，和大家一道坐在一个梨园中，听讲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课程。他是一个优异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。一位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同志说过：“从前我们不懂什么辩证法，当时，总司令就到处讲；开个会呀，请他来讲，他就来。他一天经常出现在连队里，开党的小组会，他也来，会上向他提出许多问题，他就讲。”在太行山，总司令有一次说：“对马列主义，初次接触就如同迷信一样，宣传起来，比现在还热烈，懂得不多，就同人争论。”另一次他又说：“我们的工作人员一讲都在一堆，那些话印到他们脑海中，再去传播。这一套，直到现在都是好的。可是我感觉到现在人都不那样爱讲了，好像大家都懂得了，不知道是环境不同了，还是怎么一回事！”我们的总司令正是从思想上觉悟而献身革命，成为一个大无畏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。

朱总司令在太行山写的一首诗中有这样两句：“北华恢复赖群雄，猛士如云唱大风。”但这样的大好革命形势，是经过艰苦卓绝，甚至危机万分的战斗得来的。这里摘录总司令讲过的开始创建工农红军的一次

战斗：井冈山时期，有一次，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各带一支工农红军在乌径会合。天快黑了，总司令到队伍里讲了话，又开了会，就在酣睡的战士身旁睡下。夜深了，只有高空的群星照着他们，四周一片寂静，但听见一片鼾声。谁知白匪的追击部队出现了，准备发动进攻。村里的地下党员赶紧送来报告。于是一个紧急命令，一个叫一个，一个拉一个，肃静无声地一下脱出险境。总司令谈起这事，微笑着说：“这一次红军非常危险，如果那块儿没有地下党组织，那一下就被敌人消灭了，党是红军的血脉呀！”但白军还是紧紧尾随不放，红军每天一百里，甚至一百多里地奔走着。很多战士的两脚走肿、发乌，这样到了大柏地。毛主席、朱总司令考虑到必须给追击的敌军一个歼灭性打击，才能扭转战局，大柏地在两座大山中间，正是打仗的好地方。部队埋伏在两面山上树丛中，可是夜间敌人没来，拂晓时枪响了。那是一场激烈的生死搏斗。一个报告从火线上送来：“子弹打光了，敌人又在增援！”这是胜败关键时刻，朱总司令屹立不动、坚毅如钢，他命令：“子弹光了，等敌人靠拢来，拿刺刀杀！”下完命令，总司令就亲身跑上火线，从这一端走到那一段，一路走一路讲：“同志们！一定打！没有子弹，拿枪托砸，用拳头打，谁也不准退，死也死在这里！”整个部队像一个人一样跳跃起来，用枪托砸败了敌人，把敌人消灭在大柏地，由危局变成胜局，大柏地遍地是枪支弹药。这时全部红军接受一项新命令：背枪！朱总司令两个肩膀上背了好几支，一路走一路磕碰着响。毛主席《菩萨蛮》一词写道：“当年鏖战急，弹洞前村壁。装点此关山，今朝更好看。”就是第二次再到大柏地时回忆上述这场战斗而写的。朱总司令一九三九年在太行山讲述它是有深远意义的。因为毛主席在井冈山指出“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”，而这时，八路军已经威武雄壮、声震遐迩。可是不论我们如何强大，一定不能忘记我们胜利来之不易，谁要忘记这艰苦的传统，那就意味着背叛。